

苏裕民 著

永登

YONG DENG LI SHI YU WEN HUA

历史

与

文化

甘肃民族出版社

K294.24
24

永登历史与文化

苏裕民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

14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永登历史与文化/苏裕民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0.11

ISBN 7-5421-0750-X

I. 永... II. 苏... III. 地方史—永登县
IV. K29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4831 号

永登历史与文化

苏裕民 著

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00 兰州市滨河东路 296 号)

甘肃省静宁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0 千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421-0750-X/K·88 定价: 22.00 元

序

永登县志办主任苏裕民先生，号宁斋，盖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义，用以自励。宁斋先生禀性恬淡，沉静寡言，坚守精神家园，不为喧嚣、浮躁、侈靡的世情所动，潜心研究永登地方文化，迭获成果，陇上志坛共知。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宁斋先生持所著《永登历史与文化》书稿问序于余。宁斋先生乃方志同仁，义不容辞。余拜读一遍，书稿为宁斋先生或发表于刊物，或宣读于学术会议，或尚未发表的论文，凡七十一篇，编为史地考述、文物考古、民族风俗、诗词赏析、方志谱牒、人物纵横六辑。各辑内文章编排，大致按时间先后，个别地方也以类相从，总之以利于检阅为原则。所收文章涉及历史、地理、文物、考古、民族、民俗、文学、书画、古籍整理、人物等，但均立足于永登地区，进行区域历史文化现象及人文环境的深入研究，多所发明创见。

如《永登县汉长城遗迹考察》，则根据文献记载、实地考察，确定了汉长城在永登县的分布范围、走向及构筑特点，再现了一地的汉代军事防御体系。《令居故城蠡测》，根据历史文献、汉塞走向及出土文物，廓清了历史迷雾，论证汉令居故城在今永登县城附近，已成

定论，获学术界认同。《永登薛家湾人的族源问题》，根据实地调查薛家湾人的经济活动、生活习俗、宗教信仰、语言特点，并参证史料，确认永登薛家湾人并非什么吉卜赛人、啰哩回回后裔，而是明清来自中原汉族移民的后裔，从而给这个悬案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诸如此类的创见，书中在所多有，足见宁斋先生学养的深厚。

宁斋先生之所以能获得如此成绩，除其淡泊宁静的性格之外，大概还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以永登为研究对象，博览群书，神游数千年，采撷永登史料，详加考辨。在新编《永登县志》的成书过程中，他既撰志稿，又兼主编、总纂，熟悉永登县情，又深知某些悬而未决的历史迷案，故能有的放矢，深入钻研，有所破译。二是宁斋先生在大学专攻文博专业，又长年在永登从事文博工作。永登地区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他往往能够得心应手地运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三是重视实地调查，借助实物证史，故常能厘正一些外地学者对永登历史地理的某些错误结论。如有人根据《庄浪汇纪·西大通堡边垣》所记述的十二座城，断定“连城”即十二座山城连接组成而得名的。宁斋先生深入实地，详加考察，发现当地并无相连的十二座山城，所谓“王家山城”、“吴家山城”等等，只不过是一些小山包，当地人称之为“王家山岑”、“吴家山岑”等。《庄浪汇纪》编写者未辨读音，误将“岑”写作“城”，后人以讹传讹，自然得出了荒谬的结论。四是宁

斋先生工书法，善篆刻，深知书法艺术之三昧，故其评鹭书画家及其作品，举重若轻，咸中肯綮。

日月荏苒，忽忽将步入二十一世纪，望宁斋先生一如既往，深入钻研，多有收获。

二〇〇〇年三月二十三日邓明于蒹葭楼

目 录

序

第一辑 史地考述

令居故城蠡测·····	3
龙泉不是今龙泉寺龙泉,“川”与“河谷”也不是一码事·····	15
永登县汉代长城遗迹考察·····	18
明代庄浪长城的兴废·····	25
从永登西北部古城堡遗址寻宋震武军故城址·····	27
天王沟与石堡城·····	34
连城妙因寺的始建与寺名演变·····	36
红城《感恩寺碑记》的撰写时间及迟迟立碑的主要原因·····	38
明清时期永登的驿站·····	42
永登书画志略·····	44
秦王川沙田·····	50
由鲁典两首诗引起的话题·····	53
国民军与西军永登之战的前因·····	56
话说永登县“通远”地名·····	57
再谈永登县“连城”地名的由来·····	59
常见混乱的永登地名·····	62

第二辑 文物考古

永登新石器文化遗址及出土的彩陶	67
永登团庄、长阳山出土的一批新石器时代器物	70
永登陶鼓	93
永登县汉代墓葬考察	96
永登县博物馆藏古写经	102
《明庄浪卫长城图册》考略	110
庄浪满营清静堂藏版《青囊集解》浅说	113
明代《奉天诰命》书考释	119
永登出土的明代青花瓷器	122
永登的明代石狮	124
永登县博物馆收藏的书画赝品	126
一件珍贵的禁烟传单	128
永登的古树	131
永登的文物工作	133

第三辑 民族风俗

永登县主要民族述略	139
永登薛家湾人的族源问题	149
永登、天祝蒙、土、藏、汉民族的崇拜神灵——峨巴爷	157
永登祝寿习俗	160
永登河桥地区的祝寿礼俗	162
解放前永登祷雨习俗	167
永登居民的衣食住行	170
永登民俗	173

永登过年旧俗·····	186
-------------	-----

第四辑 诗词赏析

词书皆妙的《诉衷情》

——于右任先生留在永登的墨迹·····	191
---------------------	-----

路志霄吟永登的诗六首·····	193
-----------------	-----

杨一清和他在永登的一首诗·····	197
-------------------	-----

王文黾在永登的一首留别诗·····	199
-------------------	-----

王树中《松山驿纪事》诗赏析·····	201
--------------------	-----

永登楹联拾遗·····	204
-------------	-----

第五辑 方志谱牒

《永登县志》编后的几点体会·····	213
--------------------	-----

新编《永登县志》的学术价值、社会综合效益调查暨开展“学志、 用志、评志”活动·····	220
--	-----

新编地方志中文物志编写的几个问题·····	233
-----------------------	-----

旧志整理的几个问题

——《五凉全志·平番县志》校注体会·····	241
------------------------	-----

校注《平番县志》笔记·····	247
-----------------	-----

服务当代 惠及子孙

——《永登县水利电力志》简评·····	250
---------------------	-----

关于地方志书的署名问题·····	253
------------------	-----

县区志记述中的越界问题

——《永登县志》编纂中的一点体会·····	256
-----------------------	-----

谱牒的继承与创新

——兼论永登地区家谱概况·····	259
-------------------	-----

永登《廖氏家谱》的史料价值·····	264
永登红城《张氏谱牒》·····	266
百份张家与肃王世子·····	271
风颠和尚生平碑记·····	273
达摩像碑考证复制碑记·····	274
《我的心声与轨迹》编后记·····	275
《二十年右派生活经见》跋·····	278
《八宝川古今》序·····	281
《往事回顾》序·····	283
《古镇连城》序·····	285

第六辑 人物纵横

永登明清战将多·····	289
耕读传家的廖玉林·····	293
红城张氏三秀·····	297
河桥驿的王先生·····	300
经纶满腹人师表 神州陆沉正气歌 ——记邓承敏先生·····	302
傲岸耿介一世 翰墨丹青千秋 ——陈历山传略·····	305
李维翰及其子女·····	311
后 记·····	313

第一辑

史地考述

第一輯

史地考索

令居故城蠡测

令居是西汉王朝为开辟河西而修建的第一座城堡。可是令居故城究竟在什么地方？多年来，好多学者专家研究，很难取得共识。我认为，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不能仅靠史料和地图关在屋子里划来定去，而要考察自然地理环境和遗迹遗物，结合史料进行多角度研究。史料的疏忽谬误时时存在，有作者考证不严而疏漏误记的地方，也存在着刊刻校正者的失误。而地理环境中的地形和河流是从地质时代逐渐形成的，岂能在几千年中移山改流呢？研究历史地理不能不利用史料，但也不能完全去附会史料。自然现象和人类历史活动的遗迹遗物，在短时间内是不易消失的，人类历史活动的遗迹遗物埋藏在地下，几千年上万年仍然存在。因此，历史地理的考证更不能忽视这些。本文谨根据历史文献，结合实地考察，对汉代的令居故城及其相关的问题，提出一些浅见，请方家指正。

清乾隆《甘肃通志》载：“令居故城在平番县西北”。但没有具体指出在西北的什么地方。《永登人民县志》^①说令居在古城。古城即今天祝藏族自治县的赛什斯乡，正好在永登的西北方。很显然，这是附会前说而形成的。1980年王仁康撰文^②认为令居在庄浪河河谷。薛方昱在1983年撰文^③认为，令居故城在大通河东岸，即今永登县连城镇水磨沟口的连城古城。王宗维在1985年撰文^④否定薛的观点，认为令居故城在今小咸水沟（即咸水河）中游地区。1988年赵鹏翥撰文^⑤认为令居故城在今庄浪河川

的中堡镇罗城滩。

薛方昱和王宗维稽考令居故城，基本以《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等史料和地图为依据，以考证涧水位置为立论线索。薛认为“涧水、浩门水、大通河是同一条水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叫法”^⑥，根据史料分析认为令居在大通河一侧。令居的令读连，“古人有把地名省称的习惯，故将令居城叫成连城了”^⑦。王宗维针对薛的观点认为“令居塞故城遗址，当在小咸水沟中游地区”^⑧，“涧水所指，实即今小咸水河”^⑨。“咸水的咸，可能由涧水而来”^⑩。赵鹏翥针对薛、王的观点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有关史料分析认为：（一）令居的西面必须有汉塞；（二）令居及其附近必须是开阔和平坦的地方；（三）令居必距浩门县有相当距离；（四）令居县境之西面必有山石阻挡道路；（五）令居必须有古城址及遗物^⑪。最后得出“令居故城应在今永登县中堡镇罗城滩附近”^⑫的结论。以上诸说都有其自己的道理的。我从1985年至1989年在文物普查中基本跑遍了永登的山河沟谷和城堡乡村，对永登的地理地貌是比较熟悉的。我再三拜读薛、王、赵三同志的考证文章，产生不少疑问。

（一）令居不会设置在今连城古城。汉代令居的设置是汉王朝经营河西的重要前站和基地，它一设立，于元鼎六年（前110年）遣派“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⑬，所筑边塞遗迹今天仍然存在^⑭，这是研究考证令居故城不可忽视的方面。今存永登汉塞（即汉长城），基本依庄浪河东山巅自南向北延伸，距连城古城最近处也有60余公里路程，中有山河相隔，假如当时令居的指挥中心设在大通河畔的连城，而大批筑塞的士卒苦战于庄浪河畔，这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道路坎坷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五六万人”。说明令居是一处农业较发达的地区。

汉驱匈奴初置令居，不会是在荒无人烟的地方筑塞建城。令居地名的产生不是汉渡河后新取的，而在汉尚未渡河之前早就有了，汉渡河占领令居始筑于此，同时加强农业“通渠置田”，也是很自然的事。说明令居当时已具有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和一定的基础。以大通河和庄浪河两岸的地貌相比，前者川狭山高而险，多为石山，以林木为主，可耕之地有限；后者川阔山低而坡缓，黄土厚，适于农耕。现在庄浪河右岸的山巅岭坡上弃耕的土地遗迹满目皆是，这足以说明自古庄浪河畔的农业生产条件优于大通河畔。汉渡河大批士卒涌至，首先落脚点一定是具有一定农业生产基础、生产规模和道路四通八达的庄浪河川，不会跑到山高地狭、无法“通渠置田”的大通河畔的连城设塞筑城。

(二) 令居也不可能设在今小咸水沟中游。汉渡河筑令居塞，是为了防范漠北的匈奴。今永登境内的汉塞，起于咸水河中游，即今永登县树屏乡上滩村附近。这一地带是咸水河中下游较开阔的山间盆地，东西宽约1公里，南北长不足两公里。汉塞遗址起于川中心地带，沿河谷向北，经东山乡陈家台、柴家坪向西折，进入红城镇东部的塌墩子沟至龙泉寺乡大坡沟，又西折，走向庄浪河川。汉塞起始的地方除见汉塞、明长城及烽燧障城遗迹外，根本找不见任何古村落遗址或遗物遗迹。这片开阔地只有东西一条古道东往树屏，西通苦水。向南为咸水河切穿山岭形成的峡谷，直至河口新城入黄河。这是一条天然屏障，不需要设塞筑城。溯源向北，咸水河的中上游也没有理想的开阔地。如果有，令居也不可能设置在那里。因为汉塞顺咸水河西岸的山岭向西北伸向庄浪河川，咸水河的中上游处在汉塞以北，属匈奴活动地区，令居岂能设在汉塞以外？

(三) 涧水不是咸水河，逆水也不是大通河。薛、王及一些人以《水经注·河水篇》中的记述为主要依据定位令居故城。可我认为，《汉书·地理志》记述有差错，导致北魏酈道元《水经注

·河水篇》中水系的混乱。下面引出《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河水篇》中的两段文字予以比较。

《汉书·地理志》金城条曰：

金城郡，昭帝始元六年置。莽曰西海。户三万八千四百七十，口十四万九千六百四十八。县十三：允吾^a，乌亭逆水出参街谷，东至枝阳入湟^b。莽曰修远。浩亶，浩亶水出西塞外，东至允吾入湟水。莽曰兴武。令居，洄水出西北塞外，至县西南，入郑伯津。莽曰罕虏。枝阳、金城，莽曰金屏。榆中、枹罕，白石、河关、破羌，宣帝神爵二年置。安夷，允街^c，宣帝神爵二年置。莽曰修远。临羌。……北则湟水所出，东至允吾入河……

北魏酈道元《水经注·河水篇》湟水条曰：

湟水又东，与阁门河合，即浩亶河也。水出西北塞外……阁亶河又东径浩亶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故《地理志》曰：浩亶水东至允吾入湟水。湟水又东径允吾县北，为郑伯津，与洄水合，水出令居县西北塞外，南流径其县故城西，汉武帝元鼎二年置，王莽之罕虏也。又南径永登亭西，历黑石谷，南流注郑伯津。湟水又东径允街县故城南，汉宣帝神爵二年置，王莽之修远亭也。县有龙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交龙，或试挠破之，寻平成龙。畜生将饮者，皆畏避而走，谓之龙泉，下入湟^a水。湟^b水又东径枝阳县，逆水注之。水出允吾^c县之参街谷，东南流，经街亭城南。又东南，经阳非亭北，又东南，径广武城西，故广

武都尉治……逆水又东，径枝阳县故城南，东南入湟 d 水。《地理志》曰：逆水出允吾 e，东至枝阳，入湟 f。湟 g 水又东流，注于金城河。

以上两段引文，是古代留给我们研究这一地区的宝贵资料。我们与今地理水系调查研究对照，认为第一段《汉书·地理志》引文中有三处错误，即 a 处“允吾”应是“允街”；b 处“湟”字应是“河”字；c 处“允街”应是“允吾”。此文的三处差错，致成引文第二段《水经注》中的多处紊乱。第二段引文中 a、b 处的“湟”字应是“涧”字；c、e 处“允吾”应是“允街”；d 处“湟”字应是“河”字；f、g 处“湟”字应是“涧”字。纠正了这几处差错，整个文句与今天的地貌形势及水系分布基本相符。为了说明问题，下面我们按《水经注》的原文和今实际的水系分布及纠正后的资料文字，绘制出水系示意图进行比较，一切问题就清晰明白了（见图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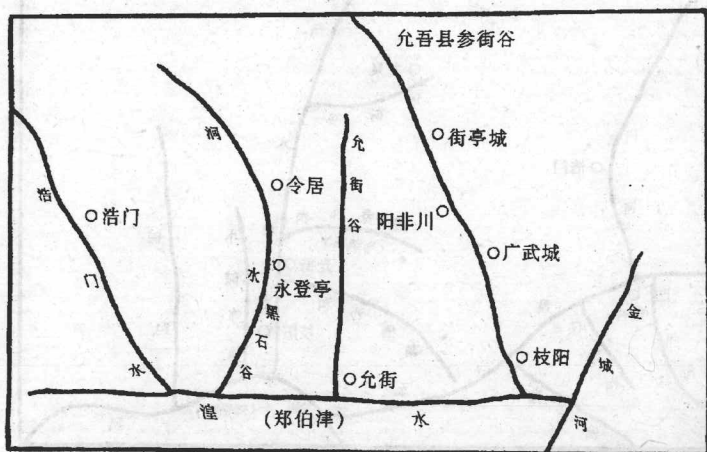


图 1 《水经注》湟水下游水系示意图